

面對來登的落日，我也想攀上風扇和逝去的對話，莊嚴地作一場日落的演出。

（原載於79年6月13日中國時報）

阿南的鄉愁·阿南的歌

要笑嗎笑未出來，要哭嗎哭無目屎。一隻失巢鳥的哀慟這麼真切地從阿南瘦小的身軀、沙啞的喉頭掙出。面對這樣的歌聲，舞台上也許連靜坐抽支煙都嫌多餘。

彩霞在高速公路上轉灰暗。「港都夜雨」一響帶動我莫名的鄉愁。張照堂說他在為雲門的「我的鄉愁·我的歌」找聲音，我說，我知道一個人，一個聲音。

如果不是洪素麗今秋過境鳥般地歸來，不是我為「大家樂」現象所迷，我不會帶她返台中婆家，不會在與阿南姻親關係疏離的現況下走入他南屯街上的音樂公司，更不會一看到他身旁放把吉他就堅邀他唱台語歌以慰遠來客的鄉愁。過去，阿南的的確確自認聲音破啞不輕易在人前開口。那晚，洪和我都被震動了。洪甚至願意放棄看乩童出示大家樂明牌的盛大場面，希望整晚聆聽阿南唱歌，並熱切

地要為阿南寫一篇專訪。

我的內心很矛盾。我無法把藝術的阿南與現實的阿南割離。一方面痛心這麼好的聲音被世俗標準摒棄，另一方面害怕阿南被捧紅後像時下歌星般愈唱愈流氣，失去他最珍貴的特色。一直在現實中打滾的阿南渴求名利，名利來得太快會使人變質。十年來我已目睹他變過一變了。

「我作的歌如果只唱不伴奏，我覺得很委屈。」阿南緊蹙著眉，不滿意這樣的安排。「雲門」難道請不起樂隊？怎麼可以這麼輕率地處理他的歌？

「我們已經有包裝得很好的音樂，你的歌清清地唱出才顯得突出，觀眾會更欣賞你。否則我們去萬華幾十塊錢買卷錄音帶放放就好了，何必請你來？」林懷民努力消除阿南的疑慮。

「這樣也有理啦！」「你們聽的和別人不一樣！」阿南終於在喜愛他聲音的人面前毫無保留地唱出埋藏已久的自己。

至今我無法從阿南在錄音室中渾然相溶的歌聲與表情中恢復。太驚人了，完全大將之風。手、臉、全身的姿態沒有一絲造作，自然地隨歌聲而出，這麼哀沈厚實，如此揮灑自如。

這是那個抱著吉他感嘆自己歌聲「不能聽」的阿南嗎？這是相識十年稱呼我



在台中鄉間，我的婆家，他的岳家初見面時就知道阿南有把吉他。

「阿嬤」的阿南嗎？這是當年寄人籬下做帽子的阿南嗎？

在台中鄉間，我的婆家，他的岳家初見面時就知道阿南有把吉他，也對他過去一段隨吉他走江湖的生涯產生「沙河悲歌」式的聯想。可是那時我研究的重點是農村工業化，因此對阿南的小型帽子加工廠特別感興趣。我注意到他的工廠工作時成天播放著流行歌曲。工人除岳家親戚，有五、六位是他返嘉義故鄉帶來的，沒事就捧著歌本練歌。阿南說他要編寫一些工人喜歡的「工廠歌」讓大家唱，流行的「校園歌曲」不合他的味。有一天聽說阿南買回一台電子琴，無師自通地彈奏起來。這在鄉下是有些不尋常，我特地跑到他的工廠瞻仰吉他以外的新樂器。

後來阿南果真寫了「阿斗，阿斗」、「你不愛我我愛你」等幾首歌，請一位聲音尖細顫抖的女孩主唱，出了第一張錄音帶唱片。據說歌詞送審時很不順利，審查大員說：「人家不愛你，你為什麼還要愛人家？」「阿斗，阿斗為什麼仍然以牛而不是以鐵牛犁土？」這張錄音帶沒多久就下市了。還有一種傳言是說當時正值中美斷交，「你不愛我我愛你」意含諷刺，不適播放。

我一九八二年在紐約進修繳論文，突然從家信中得知阿南寫了一首「心事誰

蔡振南的歌在林懷民的舞作「我的鄉愁、我的歌」中呈現。(劉振祥攝影、雲門舞集提供)

人知」，紅遍了台灣。打開錄音機，傳出沈文程的聲音：「心事若無講出來有誰人會知，有時陣想要訴出滿腹的悲哀——」簡簡單單的歌詞，平平緩緩的曲調，竟也勾起我幾許悲愁，特別是在異鄉的月夜，在連綿的打字聲暫時歇止時很容易受感動。

這麼多年了，一遍又一遍，「心事誰人知」這曲子沒有在我耳際消失。無論我走到台灣多麼偏遠的山村，從不同族群人的口中，在不同駕駛者的車內我聽到這首歌。說真的，我有些嫉妒，這首曲子已經快像「雨夜花」般溶入台灣民間的血液裡，為世代人傳唱。我總想人一生能留下一樣禁得起時間考驗的東西就夠了，雖然很少人知道或記得這首曲子是蔡振南作的，這並無妨，重要的是他創作的慾望得到滿足，他的作品傳了下去。

「寫『心事誰人知』時我把自已綁起鎖在電線桿上，淋了好幾個鐘頭雨，發燒到四十度。」為什麼要這樣做？「爲了體會無奈的感覺。那時看到隔壁有一個人因當兵時偷溜回家被判刑，本來只應判五年結果在綠島關了十二年才返家，腦子失常，我感觸很深，想寫一首曲子。」

創作絕對不是某些人的專利。阿南儘管常以他國小畢業的學歷自卑，卻沒有放棄他的創作權利和對喜好事物的追求。

「我十三歲離家，先在嘉義做百貨，不適合，又到豐原做馬達。工廠邊上住了一位吉他老師，我一聽吉他就好喜歡，去他家三次不敢開口說要學。後來每天工作之餘練八小時吉他。我喜愛的是吉他，聽說歌舞團在招吉他手，我顧不得父親反對，雖然一天只賺十元，抽包煙就沒了，爲了興趣，我還是參加。跟著歌舞團一年半，全省每一角落都去過了。」

這段被阿南視爲「生命高潮」的青少年歲月，每天幾乎有色情與暴力的演出。歌舞團帶些黃色，警察要抓，角頭兄弟要揩油，阿南有時爲了護團，也被逼出手。吉他成爲他的武器，打壞了好幾個，但不至於殺傷人。他看到團中女孩賺的錢都給了保鏢，男孩與賭博酒色爲伍。「我只是彈吉他，孤單一個人，沒有金錢感情糾紛。」這段流浪的日子讓他接觸到台灣底層社會的悲哀，也彈熟了一首首含淚的歌。請聽：「叫著我，叫著我，黃昏的故鄉不時的叫我。叫我這苦命的身軀，流浪的人，無巢的渡鳥，孤單來到異鄉——」

阿南當兵前到哥哥霧峯的帽廠做小工，被人看作無一技之長，自卑感很深。服完役與帽廠中的女工戀愛結婚，遷到岳家所在地的台中郊區借錢自設帽廠。「生活一安定，我喜愛的音樂又回來了」。那個恩怨交織的迫迫界（江湖）的滄桑是他作詞作曲的原動力。

「心事誰人知」裡有「踏入迢迢界是我不應該，如今想反悔，誰人肯諒解」的句子。之後，阿南寫了一首「漂泊的迢迢人」，審核單位說不能寫迢迢兄弟，他靈機一動，把「迢迢」人改譯成「七幾郎」，這才過關。阿南說寫作「漂」的七幾郎和「不應該」時，他隨著「兄弟」到外面打架鬧事，看到成者為王敗者為寇，社會是這麼的現實，小魚總是被大魚吞食，黑道白道都有欺詐面和溫情面。「我寫的歌都在鼓勵人向善」，「人生有喜怒哀樂，為什麼我的歌詞不能悲，審核單位要把『我含著眼淚送你走』改成『含著微笑』？」他有許多困惑不解。

——不應該，攔流落來，傷心的目屎。只恨當初阮無自愛，是非好歹總不知……一杯一杯吞腹內，愈飲愈悲哀。忍耐，攔吞落來，傷心的目屎，機會總是會再來，打算將來才應該。

——七幾郎，因何你那目眶紅，是不是你的心沈重，後悔走入湖仔巷？……冷暖的人生若眠夢，不免怨嘆，七幾郎。你若是男子漢不好攔再心茫茫，堅持信心和希望，不可再做七幾郎。

像這樣重複的主題用不同的曲調表達出來，聽多了不會厭煩嗎？

「我寫好一條歌，一直聽，聽兩個月。如果自己都聽厭了，這首歌一定不出錄音帶，必定要自己都感動了才拿出來。我有一個原則，三、四個月出一條歌，

不像有的人一天可以寫十條。」

「心事誰人知」轟動之後，阿南的生活型態有了大幅度的改變，晝伏夜出，白天去他工廠他總在睡覺。帽廠成為副業，他成立錄音帶唱片公司，並設歌唱訓練班，招來一些懷著歌星夢的女學員。當年他到一家家西餐廳聽歌，成功地發掘、塑造了沈文程，怪不得一些準歌星成天圍著他團團轉，終於引發家庭風波。

台灣近幾十年來「經濟起飛」的背後包藏著無數阿南式突然發跡的例子。「由儉入奢易」，名利的陷阱愈掉愈深，有點錢的男人尤其躲不過酒色財氣的誘惑。幾年間帽子工廠轉讓，妻子離去，沈文程跳槽，由高潮再入低潮。外表不論多麼光彩絢爛，它的內層有首悲歌。阿南深切體會這首悲歌，唱起來嘔心泣血。

不忍聽，阿南化為一隻哀號的鳥在三更半暝找尋失去的巢，「什麼人給我弄破這個巢？讓我抓到不放伊干休——」他還是十幾年前抱著一把吉他孤單無依的阿南。

「離婚後有段時間很消沈，覺得人生最重要的失去了，再寫歌也沒意思。」我不能不想起那位深愛他的女性的悲哀，那位在他落魄時攙扶他的女子的眼淚。



至今我無法從阿南在錄音室中渾然相溶的歌聲與表情中恢復 (張照堂攝影、雲門舞集提供)



蔡振南對林懷民說：「我的歌如果只唱不伴奏我覺得很委屈」 (張照堂攝影、雲門舞集提供)

人生哪，冥想啊！計較呀，無用哪！
不如意，難免啊！怨歎呀，無用哪！

這是阿南最新一首歌「免悲哀」的開頭，由他發掘的一位新人陳昭雄主唱。阿南總是在發掘歌星，卻沒發覺自己唱的才是最好的。這是台灣社會的另一種悲哀，忙著向外界尋覓，忽視否定被浮誇社會風氣淹滅的文化寶藏。

「我唱歌給自己聽，要感動自己。」阿南的歌不受節拍限制，隨感情自由收發延展，質樸而厚實，一洗市井歌聲的流利、刻板、油滑與虛飾。

阿南作了一個很好的比喻：「一般人聽歌像喝咖啡加糖或燒菜加味素，習慣之後，原來的味道不記得了。」他這麼早離開單純的故鄉，滾沾了那麼多色彩滋味之後還能保有本質，令人慶幸。

嘉義新港的故鄉仍有許多親友住在那裏，只是阿南的家人都已遷走，剩下一幢空房和一些田地。同樣是嘉義新港出生的林懷民在電視上說：

「碰到陳達、蔡振南之後，我對自己是否是個藝術家都懷疑了。他們是那種自由魂，不受任何拘束，技術不會變成他們的阻礙。」

那天剛巧阿南上台北，坐在我家客廳看電視。他說林懷民「說話很自然，很像藝術家。」林這樣捧他使他在感激之餘有些訝異：「像他這樣見過這麼多世面

的人，怎麼會對我有深刻印象？」又說：「雲門跳那樣的舞怎麼會有這麼多人要看？」

不管他們兩人是不是藝術家，阿南的鄉愁、阿南的歌將在林懷民的舞作中呈現。那會是怎樣的組合？我期待著。

（原載於75年12月8日中國時報）